

三傳辨疑 六冊

取春秋左公穀三傳疑

鄞縣程端學所撰 存本 下

美哉各為之註  
十卷 今僅存第六卷 至第十四卷 共

卷

三傳辨疑卷第六

莊公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

劉氏曰單伯者魯之孤也左氏見周有單

子遂誤以單伯亦為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誤上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既序公侯之上則

是主會之人矣何必赴以單伯因為之師說欲證單伯氏既誤以單伯為周大夫求合非解經之體也愚謂左氏既使必為周而委曲求合非解經之體也愚謂左氏既誤以單伯為周大夫求合非解經之體也愚謂左氏既

公羊曰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劉氏曰非也伐宋之時大夫往會之耳與陳侯如會同意非後期也

三傳辨疑 程端學著 補不全仍常存

公子遂誤以上單伯亦為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  
是主會之者率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既序公侯之上則  
氏既誤以單伯為周大夫曲求合非解經之體也愚謂左  
使必為周人而委曲求合非說師于周以實之可見  
誤以單伯為周大夫曲求合非說師于周以實之可見  
左氏凡附會以售其說者非必魯史之文也

公羊曰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魯本不預謀也後宋之遣  
大夫往會之耳與陳侯如會同意非後期也

穀梁曰會事之成也經但言會伐宋何以會為事之成乎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曰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使蔡侯實譽息媯以語楚子楚子信其言而滅息矣既生二子矣而當書今經不書舉無足信其曰滅息經亦當書今經不書舉無足信

穀梁曰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

不如名名不如字劉氏曰案穀梁十年傳云其曰荆者則非州舉之若實州舉之則非狄之而兩說並存不知果為狄之邪其亦州舉之邪若曰州舉之所以為狄之者凡在夷狄尚不州舉之况楚非真夷狄乎尋究二說似前說本出穀梁後說則撮取公羊之說例而續焉者也不然無為相異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郵

穀梁曰復同會也無益於經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郵

穀梁曰復同會也同前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辨見二年會于

十有六年秋荆伐鄭

左氏曰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

故也夷狄聽命於中國禮也今中國不告夷狄為不禮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

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曰同盟于幽鄭成也桓公假大義以今諸侯而為

此同盟也

公羊曰同盟者何同欲也諸侯有不服者齊桓則伐之

鼎未必皆同欲也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

也趙氏曰何關內外察也愚謂尊周而不朝又令自察

皆以意解經而非當時所取之義也

邾子克卒

穀梁曰其曰子進之也不知孰進之與究其歸喪之

齊桓進之蓋意之也非有所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左氏曰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案去年十二月方同盟

意之之辭歟

公羊曰鄭詹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春

人執之書甚佞也劉氏曰案春秋未命者而得書於

謂甚佞之說亦意之耳

穀梁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  
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  
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非也鄭詹鄭之卑者不志其志  
執詹子亦可謂與之乎又曰鄭詹鄭之卑者不志其志  
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亦非也紀履緌鄭宛之類亦同  
氏國豈卑者則志之乎且若所言紀履緌鄭宛之類亦同  
逃來故得志也諸侯於齊不逃來魯者春秋紀而何書  
書乎假令鄭詹就執於齊不逃來魯者春秋紀而何書  
亦不執與齊人執之而書為詹逃來魯者春秋紀而何書  
按及與齊執之義哉趙氏曰公穀皆言微者為佞書  
諸見執者豈無鼻乎何獨特書此佞蓋不知命大夫  
假執亦書之故造此義若經言自齊逃來足知見執

夏齊人殲于遂

公羊曰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戍者也  
穀梁曰殲者盡也然則何以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  
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  
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  
焉此謂狎敵也  
又戊之以自取死也齊人故其文如齊人自死于遂耳不  
遂故不言遂人盡齊人故其文如齊人自死于遂耳不  
存遂也猶存理也齊人必書死于遂自當記其死所遂國  
滅遂地猶存理也齊人必書死于遂自當記其死所遂國  
國使兵戍之齊則無道矣此謂狎敵也齊人滅遂未盡  
遂安取此禍乎今穀梁譏其狎敵似惡齊人滅遂未盡

五卷

三傳辨疑卷之六

謂甚核之說亦意之耳

穀梁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早者  
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  
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倭人也  
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其志  
執鄭子亦可謂與之乎又曰鄭詹鄭之卑者不志其志  
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亦非也紀履緌鄭宛之類亦同  
氏國豈卑者則不志乎且若所言卑者不志而鄭詹以  
逃來故得志也諸侯於齊不逃來魯者春秋紀何不書  
書乎假令鄭詹就執於齊不逃來魯者春秋紀何不書  
亦不執鄭詹乎然則書齊人執鄭詹來魯者春秋紀何  
亦不與齊人執之而書為詹逃來魯者春秋紀何不書  
諸及與齊執之義哉趙氏曰公穀皆言微者為倭書  
被執亦書之故造此義若經言自齊逃來足知見執何  
假先書

夏齊人殲于遂

公羊曰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戍者也殲當依左穀作戍

穀梁曰殲者盡也然則何以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

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

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

焉此謂狎敵也劉氏曰何以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

又戍之以自取死亡故其文如齊人自死于遂耳不

遂故不言遂人盡齊人實死于遂自當記其死所遂國

存遂也亦非也齊人實死于遂自當記其死所遂國

國使兵戍之殲于齊無道矣此謂狎敵也亦非也滅人

五七

春秋左傳卷之六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陳氏曰苟曰甚佞佞者國之私也諸侯曷以及之春秋曷以書之斯責不為國死難以懲執政明矣

穀梁曰逃義曰逃凡人逃者不顧義則未瑩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王者

朝日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

朝日諸侯朝朝禮記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朝於南門之外者得見之也朔也然則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後聽朝諸侯每月先視也朔如穀梁之說以述朝日則是以前解夜食則非愚謂日

獨而夜食人所不見亦不為異春秋亦當不書設使書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左氏曰書平曰追明已去而遂

公羊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

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河大其未至而豫禦

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劉氏曰公羊以大其未至

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雖多言煩說猶不可解也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此欲引追齊師至鄭以立褒貶耳彼自以弗及故得書至何足據乎

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追之不使戎過

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穀氏曰



譏遠追也言大亦無義劉氏曰其不言戎若不來公則無  
以公之追之使戎適於我也非也戎言追戎何害於義  
而必欲隱其來故得追之實事虛說不使戎適於戎之未  
如此以反為我未嘗伐我公自妄追之也若不言戎之未  
我欲以明不使戎適於我者則春秋所書伐戎是皆使  
其適於我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既不言戎  
之來又不言齊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  
所邪然則此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

秋有蠶

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蠶射人者也此地本無而忽有一無之說未解也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  
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  
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  
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孫氏曰若以書自京師出竟乃得  
春秋安得譏之況冬與齊宋陳如兵于魯豈安社稷利  
國家也哉書者為遂起爾存耕趙氏曰受命不受辭謂  
聘禮耳豈有不可媵陳出而後邪石氏曰既盟之後齊宋  
不聘至尚且不可媵陳出而後邪石氏曰既盟之後齊宋  
猶有出疆焉制為一國生事者則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  
以謂媵者諸侯結以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  
故也云云子結從人稱非正名之義蓋媵者送女也陳  
人者陳大夫不煩說矣

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

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者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其不曰：數渝惡之也。  
劉氏曰：穀梁曰：媵淺事，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非也。魯誠欲自把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也。使若以取戾於伯主哉？使若街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也。於大國雖不得盟矣，而無怒今乃節卑者之任而干大國。重也。何雖不得盟而無怒今乃節卑者之任而干大國。為以媵婦往，不以要盟往也。其意欲持兩端若得盟則曰：吾來盟也。不得盟則將曰：吾非盟之求而婦是媵。今結既得盟，而春秋猶記其媵，陳人之婦何哉？且魯之為此，其謀者欲以詐齊宋乎？則亦必誠有陳人之婦者。輕事遂乎國重矣。無說乃似虛為此名爾。非實有陳人之婦也。推其意無一可曉者，豈誠魯人之事哉？豈誠魯人之事哉？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辨見二年姜氏會齊侯于濼。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國有鄙有鄙，故伐鄙曰伐。鄙深入曰伐。我皆直書耳。若曰：不以難邇我國，則齊宋陳之兵本及國鄙而孔子私以魯史曰：鄙以遠之也。若止伐鄙者，又何為辭乎？

二十年春三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辨見二年姜氏會齊侯于濼。

夏齊大災

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瘡也。大瘡者何？痲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何氏曰：痲若瘡也。焚天火也。若地焚。

為大齊則新宮災亦是齊乎劉氏曰春秋何以書及攝也亦非也  
春秋宜其詳外而名內哉

穀梁曰其志以甚也此說近之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曰婦人弗目也鄭嗣曰弗目謂不目言其地愚常而不知變者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公羊曰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眚何以書

譏何譏爾始忌省也取如氏曰肆者放也省者有義乎劉氏曰經云肆大眚而傳謂之忌省其文與其理不可訓也蓋不足難也

穀梁曰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為嫌天子之葬

也啖氏曰言不赦則以天子之微弱魯肯畏之乎若嘗有怨齊之心則魯豈有所忌赦自為此葬者則春秋不相開劉氏曰若魯欲葬文姜而自為此葬者則春秋之母之道若仲尼嫌文姜出於天子者何必綠文姜之葬且文無從而生若赦出於天子者何必綠文姜之葬皆不然者謂莊公當時恐人之議其母故因而為葬以息人未可知但為嫌天子之葬之語則不然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曰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

小君也稱君夫人者一國之母非君而何且小君者巨子未之難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左氏曰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經曰公子當以經為正

穀梁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者也其

曰公子可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劉氏曰然

凡公子未命為大夫皆得稱公子矣非也公子雖親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為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為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觀小白去疾亦可以見之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

公羊曰高偃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

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案公與大夫盟春秋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何獨於此諱與大夫盟乎

穀梁曰不言公高偃伉也辨見公羊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此其一義耳忘備喪聘未論也

穀梁曰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

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案婚禮有六穀梁止言其五而納吉不言亦可見其詳焉不詳之病餘見公羊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

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劉氏曰有致善有致不

愚案此著其踰年而返廢居喪告朔之禮何危之哉  
他之比亦無義

### 祭叔來聘

穀梁曰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

不與使也趙氏曰非天子之命耳豈謂責其外交而去

言使則非外交不言使然後為外交也尋穀梁不與使之意乃似孔子去其使字以譏其外交豈春秋直書其事之義哉

### 夏公如齊觀社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此說但未詳耳

穀梁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辭也以是為口

也無事不出竟易曰觀國之光觀我生觀其生

事辭平

### 公至自齊

穀梁曰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

爾日月例詳見綱領

### 荆人來聘

公羊曰荆何以稱人始前聘也州氏曰言荆來聘則似

義劉氏曰稱人即大夫之辭耳

穀梁曰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而不待再

曰荆入春秋三加兵中國今來聘稱人乃以為進之也木訥趙氏曰若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夏之

益其也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復書荆僖十八年刑人狄人伐衛書人亦宜進之邪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耳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諸侯不朝天子而朝魯侯雖於廟亦非正也反與遇辨見隱四年遇于清

秋丹桓宮楹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此說近其所以非禮耳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之

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劉氏曰妄說耳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楹非禮也不言所以非禮

穀梁曰刻桓宮楹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莊公則所刻者何宮故言桓宮而後見其惡莊也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公羊曰何以書親迎禮也莊公逆人女公羊

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齊也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此說近之而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

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陳岳氏所謂書其實者是也若姜氏難之與公有約

後入亦不在入字見意况有約後入之云本意之約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

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之子弟必薦

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宜也見殺而不在入字見意誠能

上又納幣逆女公至及此姜氏入觀之義自見矣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羊曰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

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股脩

云乎此說得之但訓宗婦不曰同姓大夫之妻為少不

穀梁曰覲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

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牯婦人之贄棗栗

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

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案經曰大夫宗婦一則似大夫

而用婦人之贄一則何以曰不正其行婦道同時以幣見

體也而何行以口不言及不辭轉求之皆不可曉假也

是則經中反多宗婦之辭轉求之皆不可曉假也

夫行大夫宗婦則同姓大夫之妻其義自見故書

三傳辨疑卷二

不當言及穀梁又曰男子之贊羔鴈雉則書  
二生一死贊者非歟又曰大夫不見夫則禮  
至大夫穀梁迎明曰執贊以見者非歟且孔子何以見  
子也穀梁種種失言矣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曰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

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

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

君臣之義也劉氏曰曹無大夫非也經曰不敢遺小

鄭伯亦伯也若以臣聖人作春秋豈遺之哉又曹伯獨

哉今公羊不曰鄭無大夫而獨曰鄭亦無大夫似見曹

大推著於經者少耳非確語也赤歸于曹郭公案此

事推岳氏曰國無義理不知先儒顛倒緣郭公案此

羊以爲大夫也然國君出奔有無爵者與書大夫無異

忽出奔衛詎可謂大夫歟復有可以明之經先書

出曹次書曹羈出奔陳次書赤歸于曹戎既侵曹而

而赤立亦明矣愚謂設使曹羈爲大夫當戎之侵曹

臣子見危授命之曰非三諫不從而遂去之時也而

去之可謂賢乎又使曹無大夫則二十六年何以書

殺其大夫乎然則公羊之義與事兩失之矣

郭公 公羊曰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

地之君也 穀梁曰郭公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

義外歸非也趙氏曰赤者曹公子也郭公自是關

曰赤者郭公之名然則春秋何苦不曰郭公赤



顛倒迷錯乃如此何哉梁亡鄭棄其師如使大夫  
雖指意卓然又義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  
有不知而作之者豈謂是邪

###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嘉之故不名趙氏曰聘何嘉故知穀梁

侯其卿大夫來聘輒受一廢春秋之中來聘曾者不勝紀則何不一褒之也

###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

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

于朝孫氏曰案周禮夏書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

則孔子所書非正陽之月者皆空言也夏書亦言

君藉主荒怠不畏天戒之心甚矣劉氏曰夏書記

之變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率豈必正陽之月哉

食之變之大者人君當思懼修省以答天意豈非

陽之月刻安而視之哉左氏之說繆矣春秋所以書

蓋譏其不鼓于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公羊曰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趙氏曰

失禮乃書公羊言求陰之道乃是得禮據書禮無失

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

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

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案天子

侯伐鼓于朝今諸侯鼓于社是僭天子之禮也

鼓而得禮則春秋不必書鼓直曰日有食之用社于

伯姬歸于杞

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書逆者以其得禮為常事而不書耳故使逆之道微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公羊曰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眾用牲可

本為充陽若日食然不然何以于社也今穀梁以

二十有六年曹殺其大夫

公羊曰何以不名眾也曷為眾殺之不死于曹君者

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

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足為眾殺之不死于曹君者

論大夫有臯無臯故使曹宋同文異義是非夫稱國而

曰此蓋戰也滅也亦非也曹羈雖賢何能掩君滅之

平以曹羈之賢諱曹伯不為宮之奇諱虞公何於曹羈

秋為曹羈諱曹伯不為宮之奇諱虞公何於曹羈

大夫辨見曹羈出奔

穀梁曰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

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劉氏曰穀梁曰大夫而非也

建國諸侯立家雖尊卑不同而命於天子小國三

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諸侯大夫

一命命於天子大夫命於天子大夫命於天子大夫

略命命於天子大夫命於天子大夫命於天子大夫

古見於天子大夫命於天子大夫命於天子大夫

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而邾莒滕

秦燕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

等曰巴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

因曹秦以下悉無大夫之患其時有見者害其意

構架無端以飾其偽然不足怪也彼固不知王

不慮如其大夫之號而復泯其名也况未必賢乎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氏曰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

卿非君命不越境此說得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經又不見陳人離二禮十跡左氏而後

未詳信否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

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

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

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

也素桓公以力假仁如黃人同盟而不放其亡子也  
征伐不仁也則許桓公以仁信者過也

###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公羊曰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

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

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者

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

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葬于陳而葬原仲也劉氏曰

是時內難未作何避之有若以季子見幾遠舉者具

宗國之亂而貴一身之全非賢智也則季子於此

陳亦見釁端已成乎則莊公既病而石季子其易

益深矣一旦召至授之權柄人莫能禦者此明公子牙

徒禍猶未觀也若彼之時禍猶未觀也去莊公沒尚數

年而遂云避內難出奔且季子與其奔也胡為皆召

以銷解其謀察其勢若此皆事之不然而也愚謂內

主恩外主義故異姓之卿道不行則去貴戚之屬無可

去之理則死其位而已然則君子辟外難而不辟內難

穀梁曰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啖氏曰書葬之意有譏季友之私行被是陳國大夫

### 冬杞伯姬來

左氏曰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

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趙氏曰譏

五言三  
歸寧曰來出曰

來不冝來也左氏謂歸寧曰來言禮當來也竊謂公者皆常事不書蓋知非禮而來故書云爾愚謂夫人氏如齊師如莒亦可曰夫人歸寧乎

公羊曰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趙氏曰公羊曰直來見無他事殊不知經

###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曰莒慶者莒大夫也莒無大夫莒子爵小國一安得無大夫哉

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

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杜氏曰接內謂與

來魯而已非以不主大夫直接內而書來也其曰叔者大夫自逆則稱字書法當然非不正其接內而不夫婦之稱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 人敗績

左氏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穰子穰有寵為國為之

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邊伯之宮近於王

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曰而收膳夫之秩故

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

奉子穰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穰以奔衛衛師

燕師伐周冬立子穰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

仲父夏鄭伯遂以王室歸王薨于櫟二十一年夏鄭伯

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穰王使召伯來

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穰也齊侯伐衛戰敗

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齊果以王命伐衛衛逆  
乎侯朔入于衛之意以著衛舉豈可但書衛人及齊  
公行私事亦有之取賂而還亦不若是之甚也

公羊曰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

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故使衛主

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皇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

稱師未得乎師也劉氏曰公羊曰曷為使衛主之衛未

于邲當此之時公羊以晉師夷狄之不若則何以不使

楚子主之豈晉師未有皇楚子有皇乎是何自相反也

衛未得成師則春秋曷為書以偏戰之辭此為不知

穀梁曰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

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以不人衛也衛

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

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師也其曰穀梁曰戰則是

也非也凡道春秋通例皆曰將早師少稱人何忽至此

而以謂微之乎又曰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則微之

明矣今欲微齊因遂微齊則有皇矣衛則微之不可

曰不不可不人衛所謂不可者安在哉又曰衛則微之

則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亦非也

師敗於人非國大小也又曰其稱人故常分則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之事史記也聖人豈必私以己意增損舊史而後見其

道哉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穀梁曰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善救鄭也齊能救鄭善救鄭也  
然原其所由則有未善者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非  
負有者穀梁之謂矣其曰州舉之亦莊十年秋之意  
但不明言耳

冬築郿

左氏曰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室曰都無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劉氏曰郿者何內之邑也築之者何

百堵百堵皆與擊鼓弗勝不謂城邑也邑之與都相較  
無幾欲差邑於都而殊築城之名則國亦當殊京師又  
當殊而都邑通以城名之何邪愚謂城即城中丘城  
楚丘之類皆城邑也若如右氏說則皆為都矣此不特  
辨而明者也

辨而明者也

穀梁曰山於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氏

曰穀梁之說當施之築圃下劉氏曰此自築邑而非國  
圃也解之惑矣

大無麥禾

公羊曰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

禾諱以凶年造邑也劉氏曰非也築微在冬初五穀  
集然後制國用在冬未故有前

目豈故諱哉愚謂公羊所謂諱者史氏諱之乎孔子諱  
之乎謂史氏諱之則後世之人亦知之夏無麥而秋無  
都國在於冬矣不可掩也且孔子正欲此事以示戒乃  
反顛倒其事以諱之乎

穀梁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未及無麥也聖人重

齊理亦當書非因無未始書無麥也况大者非常之辭  
非以無禾無麥而書大也雖歲有麥何妨自書大無禾  
若歲有禾可妨自書大無麥乎

###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氏曰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禮而不知告糴以告  
糴之非禮

公羊曰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糶孫辰之  
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  
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糶也春秋書法外大夫來稱使  
者存耕趙氏以為非禮是也且義在告糶于齊豈可以  
不稱使謂其私行哉夫國無三年之委禾而饑糶孫辰  
而告糶乎公羊以國無三年之委禾而饑糶孫辰安得  
糶孫辰之私行則是糶孫辰原本公行孔子責其無三年  
委而奪其使以為私行也豈理也哉

穀梁曰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糶  
諸侯告請也糶糶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  
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糶  
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  
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豐年民弗病也一年  
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穀梁曰不  
預備而責齊之不歸粟魯之無外交可謂失其輕重之  
權衡矣且時無明王又無實諸侯安能聞鄰國之饑不  
待告而即歸粟哉夫告糶于齊既明書之何必去一如  
字為內諱也豈得公羊私行之說而演之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左氏曰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杜氏曰日中春分也治廐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備

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也

雖出之時修之是也何害於出入馬乎愚案新延廐及民開

不功一不而左氏之也

於秋分修也耳其於春秋所指遯乎其不午是

公羊曰新延廐者何修舊一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也其舊不及也何則凡去其舊而一新之故曰新延廐非創

之耳公手乃曰情舊故曰不也一過一不及皆失

之義一字義且然况本義乎

穀梁曰延廐者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

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

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

新延廐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此說得之特少四年一節

夏鄭人侵許

左氏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葉氏曰伐備

也襲侵密聲為暫事也則侵非無鐘鼓但備而不作耳

愚案詩曰侵自阮疆書曰侵于之疆周官九伐貢固不

秋有蜚

四主

素

左氏曰秋有警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啖氏曰此非  
秋記其多矣何必為災乃書華老孫氏曰經曰有警  
所宜有之為其故書也公羊曰能與是也左氏曰為災  
非強也為災之物又曰凡物不為災不書無春秋以記其  
來集也必皆為災也

穀梁曰一有一女曰有釋見十八年有書

城諸及防

左氏曰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莖而華曰氏

書土功非善之也書於土功而書之於非時也於  
書為可知矣其間與土功而書之於非時也於  
不時皆譏也若此則前年冬築微大饑而告糶此年  
延疏於是又城諸及防固非美其時豈不謂惡而

穀梁曰可城也以大及小也趙氏曰此但依先後次第  
穀梁曰信也十年新作南門不止譏其非時又譏其加  
城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之耳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

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

能救鄆也趙氏曰標齊伯已成魯為弱何敢議救  
疑事無所存不鄭至成待命助齊國鄭經當書之  
師次于成以俟陣人蔡人之類此必別有所為而弗  
目見矣夫秋責其無傳而後明乎人自不知察耳

秋七月齊人降鄆

公羊曰鄆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

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也  
也十餘年獨拒齊乎故知鄭自小國耳劉氏曰公羊曰紀之不遺邑也非也桓公諱之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也  
之固曰降之也遷之也  
人降鄭猶曰遷之也  
可諱為遷也  
也諱謂桓公滅譚滅遂且不可為諱安得取而諱之  
為降乎

穀梁曰降猶下也鄭紀之遺邑辨見公羊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  
亡矣徒葬乎叔爾則當即歸於魯而紀侯之勝紀

禮之甚卒葬固在於紀季矣春秋豈隱而闕之蓋  
在其中心安可謂執即守義邪又安可謂隱之邪  
姬勝妻也公羊曰夫從人紀叔卒于叔葬于叔  
節甚矣使聖人隱之則是姑息也豈為之哉

穀梁曰不日卒而日葬闕紀之亡也辨見公羊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氏曰冬遇于魯濟謀伐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伐山

我魯不與焉豈有自伐人而謀於鄰國者乎左氏見此  
遇之後即伐山戎故附會耳其曰病燕故亦億辭也  
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耳遇者志相得也設若外為志也

又志相得者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辨又見隱四

齊人伐山戎

春秋左傳卷之六

古

素

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駭焉為駭子司馬子曰以操之為已蹇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散者

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劉氏曰非也獨桓公與

夫桓公滅中國而不與今戰山戎而駭侯以人

謂識輕重乎且誠春秋意者是開桓公得滅中國

得戰山戎也此所謂小辨破道小說破義君子

也韓中父曰傷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豈養之乎

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

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

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

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劉氏曰駭則人之

思謂齊侯者魯也孔子謂魯史也則桓已

也直筆何必愛也或謂孔子去齊桓已

已知齊桓之全歸何必改侯曰人以愛之哉果齊侯

邪正當書之為後世冒險倖之戒若愛之危之而

政則後世以何待之乎山之病燕史記雖有其說蓋亦承

左氏之誤耳吾未之信也貢職不至穀梁豈能知之乎

###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劉氏曰非

臺不在臨民若不臨民臺可為乎臺若不可為雖不臨

### 築臺于薛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譏遠也此說近之但未盡

制將可為乎

### 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我捷威我也其威我  
何旗獲而過我也案經直書齊侯來獻我捷豈止建旗  
人耳非齊侯之過魯也

穀梁曰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  
使也獻我捷軍得曰捷我菽也劉氏曰穀梁曰內齊侯

使也非也去年齊人伐山我穀梁所以知其當為齊侯  
者正以今年來獻捷者乃齊侯使人平魯雖欲內齊豈可  
我又不來獻捷耳何以見其是使人乎魯雖欲內齊豈可  
便下齊侯來獻捷之使假令稱齊侯使人乎魯雖欲內齊豈可  
於同矣今既稱齊又曰來獻捷非吾國也來則信可謂內  
與同矣今既稱齊又曰來獻捷非吾國也來則信可謂內  
雖匿其使名猶是齊來獻捷止安見內乎又曰軍得曰  
捷戎菽也案菽者巨耳齊侯伐山戎乃取其巨與諸侯  
不近事理疑菽者比秋字也穀梁解此戎者即比秋  
北字類廿秋字類叙傳寫亂謬又并為一字不然無

### 秋築臺于秦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案即薛秦皆魯遠地

臨民所鞅院于薛則譏其遠于秦則譏其臨國亦莫適  
主矣

穀梁曰虞山林藪澤之利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  
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  
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

利惡內也案穀梁於二十八年築郕亦曰虞山林藪澤  
之利惡內也利惡氏謂其說當施之築園之下此不

築臺耳非圓也而穀梁又以是言之亦見其言無所當  
矣且倚桓之說亦非也魯之三築臺乃自荒耳豈倚桓

季

三傳辨疑卷六

也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曰城小穀為管仲也趙氏曰不繫之齊非為齊也

康侯曰小穀魯邑也先儒以為齊邑魯為管仲城之若然亦當異其文而繫之齊矣且公雖感齊侯之私豈肯為管仲城邑乎彼殆見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故有此說殊不知齊自無穀如文十七公及齊侯盟于穀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曰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

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左氏見于齊上故為先見之

抵類此

穀梁曰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

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劉氏

曰非也諸侯相遇何大之有愚案會盟侵伐有從諸侯者矣春秋未有以遇禮見而從諸侯者也安得謂辭所遇哉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曰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

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

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

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遠泉而卒立叔孫氏邢衛曰

三

三傳詳見左下

三

三

殺大夫皆書刺若季友以君命殺叔牙當亦書刺今不  
言刺而言卒則非殺明矣若以為季友諱殺則周公諱  
也左氏不當諱邪叔牙之卒有不可知者高氏曰此微  
且公既有不當立則自不立耳何至於叔牙叔牙之  
若公以爲不當立則自不立耳何至於叔牙叔牙之  
公臨終之事邪公羊以爲將弑莊公此又無爲之甚者  
以此言之公子牙蓋自卒耳牙卒其子乃公孫茲茲之  
後則有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務叔孫婁叔孫不政  
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謹而志其卒

公羊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之爲季子  
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爲國獄  
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  
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也

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  
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  
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滅成  
季子和樂而飲之曰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  
爲天下戲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  
爲天下戲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乎從其言而飲之飲  
之無漂氏至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  
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  
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  
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醜之行誅乎兄隱

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趙氏曰宋書公  
書弟自別有為不得引以為義劉氏曰公羊云不書  
殺也其意欲以不稱弟起牙見殺非也二十五年公  
友如陳不稱弟又何故哉愚謂據公羊言公牙不  
對莊公曰魯一生一及薦慶父耳季子亦不過言夫  
敢將為亂乎爾安得便弑械成乎使弑械成必不以  
子一言飲醜而即死也且經書公牙卒與書大夫  
無異辭不見與親弑者同辭也公羊之言不近人情  
又見左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公羊曰路寢者何正寢也此訓詁得之義則未也

冬己未子般卒

公羊曰子卒云子卒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  
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何以不書葬未踰年

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高氏曰葬與葬是也此木踰年之名愚謂諸侯志葬必  
有美曰葬與葬是也此木踰年之名君無私謚故不書  
葬而此以子以廟無子不廟也

穀梁曰子卒云子卒也子日故也有所見則日也劉氏曰非  
此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曰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  
見莫如深也豈氏曰若實奔而書曰如乃其隱也

子般之殺爾不足見慶父之賊也春秋記諸侯大夫之  
奔般不必皆殺君也書慶父奔亦何不可哉且慶父親  
其君此魯國人之書慶父何反掩匿蔽覆不明其  
使弑君之賊不見乎又詳文十八年十月子卒其







案慶父以分權木訥之說是也君舉陳氏亦曰若慶父為之則閔公不弒以閔公之見弒知非慶父意

穀梁曰盟納季子也亦左氏之意

### 季子來歸

左氏曰季子來歸嘉之也

公羊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存耕趙氏曰國

人謂季子真忠公室也故歸焉然患未作則奉身以出既歸而遇亂則奉信以存救之叔牙慶父為賢耳

穀梁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趙氏曰不

執可春秋不為慶喜生文也來歸字生義而不且喜之穀梁言貴此喜之

知聖人所書之旨大魯人懼其國之亂而喜季子之歸齊愛之而季子稱魯史亦喜之而書其來歸之始然季子之歸乃季氏林魯之初也孔子因而不革以見季子之歸人歸而遂竊其國柄孔子曰休之去公室五世矣此迫於大夫四世矣然則聖人果喜季子之歸乎

### 齊仲孫來

左氏曰書曰仲孫來亦嘉之也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

可猶秉周禮也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

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

而親之親有禮固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齊

使仲孫雖非善意然問魯可取未必然也故葉氏亦以此為後世附文辭

公羊曰齊仲孫來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易為

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  
 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  
 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啖氏曰齊之仲孫謂  
 劉氏曰公羊曰公孫慶父也非也孫以王父字為氏此  
 乃慶父之身也今可以稱仲孫且經實繫之齊若之何  
 謂魯仲孫哉此本近人情之尤者

穀梁曰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

其言齊以累桓也陳氏曰齊桓公名也公穀不原其理但有  
 以齊無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大夫豈有定邪豈盡  
 著於春秋邪穿鑿甚矣

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左氏曰速也

公羊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言也曷為未可言未三  
 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  
 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  
 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  
 不三年也

穀梁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重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  
 也三傳皆謂之然惟穀梁未畢而吉祭之一義若不王  
 也不禘之法與于雖謂喪未畢而吉祭之一義若不王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曰穀梁曰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  
 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

道也案慶父弑君人所當討何暇緩追逸賊全親親之

穀梁曰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案閔公不書葬

或以亂故也或以禮也如魯史不書葬子何妨自葬乎况討母在信元年十月又其葬人討之與葬閔何闕乎

九月夫人姜氏孫子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穀梁曰孫之為言猶孫也詳奔也其曰出絕之也慶父

不復見矣劉氏曰非也大夫之奔亦自多言出不必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侯我無君也然

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齊二侯也其正也奈何莊公

死子般弑閔公弑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

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

公而城魯或曰自境門至平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

至于東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羨談曰猶望高子也

劉氏曰不稱侯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屬完文義一

稱來盟則僖無君也何謂我無君乎公反大夫盟于

此自相反也魯何故城之

穀梁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

不言使何也下以齊侯使高子也外適我之辭不可直

者桓公也應來如穀梁言善之實之則賢高子也高子

高子乎然則般梁教高子叛其主矣况高子未必賢乎

鄭棄其師

般梁曰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此說得之本義

既詳不得再取

三傳辨疑卷第七